

【法新社巴黎九月二十七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关于国际问题部分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问：尼克松总统不久就要来欧洲。你是否将会晤尼克松总统，也许你会对同苏联接近……等情况下的美国对外政策谈几句你的看法。

答：尼克松的意图是他的意图，如果他来欧洲，特别是如果他来法国，他自然将受到美国总统应该受到的那种欢迎。这次访问会在欧洲范围内提出其它一些问题，对此，我不能单独作出决定。九国应对此进行商讨。而我希望大家都理解，九国的这种协调对欧洲是有利的，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尤其不是针对美国的。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的演变改变了许多事情。我们只能对某一方面感到高兴，这就是缓和方面，从而也就是和平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些问题，人们用安抚的办法回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但是，毕竟政治法则和各国的生活就是要考虑到种种假定情况，因此也就是要看到，假如这种接近要导致一种共管，或者要导致欧洲的一种中立化的话，也可能从中产生的危险。

大家——美国人和苏联人也一样——都说，绝不是这样，那么我对此感到高兴。但是，我不能不提出一些假设和可能性，不能不从中得出某些结论，特别是对法国来说，这些结论就是：继续保持警惕，并为它的独立和防务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

问：（《消息报》记者）：总统先生，法国最近确认它想继续执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缓和、谅解和合作的政策。苏联和法国以及其它国家近几年来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导致欧洲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这种缓和的前景和加深缓和的道路是什么？

答：在对外政策方面，事情可能始终是变化的，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深信，发展这种缓和，这是欧洲两部分的共同利益所在，是苏联和法国的共同

【本刊讯】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九月二十七日在联合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则问答如下：

问：你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我们将为和平而冒风险，但是我们不能为空洞的声明所骗而危及我们的安全，危及随着这种安全而来的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你是不是可以稍微详细地谈谈你认为什么是对西欧安全的威胁，而且更具体地说，你是不是担心，在苏联确实在加强它的战略地位的时候，和缓可能只是一种争取一些时间的手法？

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北约组织的原因——因为对苏联的意图仍然有怀疑。当然，在北约组织内的西方武装比较起来是处于静止状况，而且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来迅速重新武装的时候，苏联却在十分迅速地增加军队的数目和改进武器的质量。尽管他们在中国边界驻有百万军队和必要的武器，他们还是在这样做。换句话说，他们在他们的两条军事战线上进行扩充。因此，北约组织有必要做好准备，以便不致措手不及。

如果我们能使美国人和俄国人就洲际弹道导弹的某种最高限额达成协议，那将是个良好开端。如果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议能为双方的撤退提出具体平衡，那将是很好的。但是我确实必须坚持的一点是：如果要进行裁减，这种裁减必须是均衡的，再没有什么比破坏和平所系的这种靠不住的均势更为危险的了。所以，让我们进行裁减，但是让这种裁减按照（会议的）名称进行——那就是：共同和均衡。

【路透社联合国九月二十七日电】据今天宣布，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很可能于年底以前访问莫斯科。这次新的邀请是由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同亚历克爵士本星期二在纽约的苏联使团所在地会晤时向亚历克爵士发出的。

蓬皮杜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国际问题

利益，也是世界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我们仍然忠于戴高乐将军倡议同东欧，特别是同苏联实行的，并在最高负责人之间先后进行的会谈中取得了进展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我们深深热爱这一政策。

问：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今年引起了更多的抗议。难道这不会给你提出一些将来的问题？

答：我们打算继续在国防方面的努力。我们不反对裁减军备。然而，这种裁军必须是真正的，并行的裁军，其目的不是使那些用武器或超级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家维持现状，却阻止其他国家武装起来。

否则，就是假裁军，是企图进行奴役或欺骗。希望人们原谅法国既不想奴役人，也不想欺人。

一旦要作出国防努力，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就不得不原子武器装备自己。

问：我是否可以向你提出关于中国的问题？

答：不要指望我会给你描绘一幅关于中国的大壁画，戴高乐将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这个大厅描绘过了。也不要指望我会给你画一幅中国领导人的画像，这将完全是失礼的。我可以向你说的全部东西，就是我看到一些思想精明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希望的东西，而且我相信他们同我谈话没有拘束。

人们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一个划一的国家。情况不尽然象人们向我说的那样，北京和上海街道上的花色和多样就比我想象的多，尽管我要说，它不象巴黎街道上过于奇特的性质。但是，毕竟存在追求划一的现象，我为此寻找了解释，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既受到了他们的历史的启示，又受到了他们过去所处的情况的启示。中国的历史就是它的分裂和它一贯努力实现其统一的历史，此外，他们过去所处的情况是一种无政府，腐化，令人不能置信的社会不平等的情况。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便在划一中寻求既要显示中国的民族统一，又把平等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

自然，这些作法并不妨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大大低于我们的生活水平。不管人们对消费社会有何想法，他们在抱怨消费社会之前，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自然，中国的制度不能搬到法国，同样，法国的制度也不能搬到中国。

共同社报道田中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发表感想

《祝愿中国首脑工作顺利》

【共同社东京九月二十五日电】题：祝愿中国首脑工作顺利——首相在巴黎谈感想

巴黎二十八日电：田中首相二十八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周年将到来之际，发表了如下的感想：

也许可以说，在法国

迎接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一天有什么因缘。日中关系通过人员交流和贸易等途径，正在扎扎实实地积累友好与亲善关系，我确实感到非常高兴。联合声明的精神，将来永远是日中友好的基础。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首脑会谈，把

和平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我遥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中国的其他各位先生工作顺利。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八日电】题：官房长官也发表谈话

政府二十九日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周年，还发表了二阶堂官房长官的

但是，最后，我应当承认，中国政权消灭了，或者不管怎样，似乎最后消灭了旧中国如此经常发生的饥荒和灾难。我们谈了些什么呢？首先是谈了

国际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不希望象人们所说的成为“区域派”。法国关心一切，甚至关心远东。中国最近参加了人们所说的，人们说过的“国际音乐会”，那么，中国对一切都感兴趣，包括对欧洲也感兴趣。因此，我们谈到了一切。我们发现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各国的独立，必须建立常备不懈的国防，尊重弱者，拒绝不论是任何的霸权，拒绝屈从于任何人，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包括援助不发达国家。我经常解释这些问题，我不需要阐述它们。人们想说，我们在关于苏联的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首先请考虑到，形势是不同的。中国同苏联有八千公里的边界，而同苏联的远东有边界问题，它有意识形态争端，因此它不可能真正有同位于叫作西欧的小海角的法国一样的观点，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法国坚决地开始奉行同东方的缓和政策，并如我说过的那样，在继续保持完全的独立的和必要时保持警惕的情况下继续这一政策，因此我们对缓和的估计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我们比中国领导人更相信缓和。然而这不是不去看到深刻的一致的理由，特别是看到中国和法国彼此都想成为它们的命运的主人的事实。我们还谈到了各方面——文化，技术，科学和经济——的双边问题。

你可能知道，在一个先进的技术领域里已经或即将签订一个合同，它将给法国一些公司提供一个十二亿新法郎，即一千二百多亿旧法郎的市场。我相信这是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合同。因此，我们的经济关系是不容忽视的，象你看到的那样，尽管这不能与我们的共同体伙伴可能有的经济关系相比。我们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彼此都希望取得进展。我们正取得进展。归根结蒂，这次访问也有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特点，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正式接待一位西方国家元首。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正式接待一位欧洲国家元首。它有象征的意义。我认为这没有令人失望。而且，夫人，因为你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早就在等待这个问题），我借此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给予我破格的接待表示感谢。

谈话，官房长官说：

一，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仅对日中关系，而且对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意义。我感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

二，过去一年间，日中关系不论政府或民间，各种交流都在顺利发展，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值得高兴的。政府今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日中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而将诚心地进行努力。

曼谷《星报》评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曼谷《星报》九月二十五日时事分析专栏发表一篇评论 全文如下】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昨天发表演说中透露，苏联今年六月曾向中共献议，订立双边互不侵犯条约。

一九七一年一月，苏联亦曾向中共提出上述相同的建议，但是，两次都没有获得中共回答。

勃列日涅夫说，中共是不屑回答苏联建议的，从这句话看来，苏联表面上虽是向中共低头，但实际上却有它另一套企图。不

然，中共不会不回答苏联献议的，关于中共与苏联斗争及其矛盾，并非浅略的分析可以言其大概，这是个国际重大问题，中共与苏联在一九五〇年签署了一项三十年同盟条约，那是中共刚统治了大陆后一年，苏联则是斯大林时代。

按照该项盟约时效，需到一九八〇年才满期，距今还有七年时间，而苏联却于两年前便已提出订立新条约建议，这表示它并不尊重和遵守两国同盟条约。

苏联既有废盟于前，且又重兵压境，中共不屑回答其献议于后，正是痛恨盟友丧约不义行为，勃列日涅夫既知中共不屑回答，则也当知自己行径之不是。

【曼谷《星报》九月二十六日时事分析】曼谷《星报》九月二十六日在《时事分析》中写道，北京观察家认为中共对苏联的献议，比前更加激烈，自然不会回答苏联的建议，不过，勃列日涅夫这时自行公开苏联其建议受到中共毫不理会的事实，原来也是企图博得世人同情，俾为它对中共种种威胁性行为，作为宣传资料的。

霍姆在联合国答记者问

路透社报道霍姆应邀可能年底访苏

美报评葛罗米柯在联大的发言

《苏仍建议实现缓和——但不是在国内》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七日刊载该报记者戴维·温德尔从联合国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仍然建议实现缓和——但不是在国内》，摘要如下：

葛罗米柯为了使联合国大会对他的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品质有深刻印象，因此提出了苏联今年在联合国中的一个重大倡议。

建议削减预算

它在缓和外面包上了糖衣。

这是建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把它们的军事预算减少百分之十，而把省下的钱的一部分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尽管这个建议听起来是和平的和慷慨的，但是抱有比较独立见解的人认为，这个建议是企图引诱中国人上圈套的，中国人对苏联的一些裁军建议深有戒心。

葛罗米柯的讲话没有直接提到中国，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也许是暗示苏联无意使俄中论战升级。但是通篇发言中带刺的话很多。

“大炮作好了准备”

葛罗米柯谈到“缓和的反对者”。他说，在某些国家里，“大炮作好了准备”——这也许是暗示据传的最近中国在俄国边境上的军队调动。他提到了他所说的某些政府要阻挠裁军建议的企图。

另一方面，看来葛罗米柯对美苏外交关系是从它的最富建设性的

角度来看待的。

他说：“在不过十八个月或两年的时间里，苏美两国的关系前进了一大步。”

同他在去年发表的讲话加以对比就反映了这一点。去年，葛罗米柯在越南问题上以四年多以来最激烈的言词抨击美国。当然，这次没有进行批评。去年，曾要求美军撤出朝鲜。今年没有直接提出这个要求。

《星报日报》社论

《联合国应继续加强反殖斗争》

【本刊讯】马来西亚檳城《星报日报》九月十一日以《联合国应继续加强反殖斗争》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联合国的最大弱点，即是它长期以来是被大国所控制，因此，牵涉或危害及大国利益的课题，不是议而不决，就是决而不行。尽管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与卫生方面，联合国确也为世界上许多贫穷与落后地区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在面对最基本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问题上，联合国就变得懦弱无能，束手无策，许多地域性的冲突，违背国际道义的侵略，无人道的暴力，逆时代的剥削与恐怖统治，都是在联合国的眼帘下发生。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联合国并没有在时代的冲击下趋向没落，相反，由于世界形势剧烈转变的结果，联合国反而更显得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世界力量的抬头，在联合国中灌注新的活动，使这个机构的代表性增加，而也将加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今天，联合国已经开始逐步摆脱由两个超级强国支配，分为两个集团的趋向，中国被接纳入会，法

国坚持本身的独立路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加为会员，这些将有助于加速联合国的自我改造工作，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的催迫下，联合国才能被改造成为一个有效能的机关，而不是作为几个大国争论不休的论坛。

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已经逐渐在这个机构中产生反应，随着世

界权力均衡走向多极化后，小国的地位将会日益提高，它们可能成为大国拉拢的对象，但也可能成为约束大国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联合国大会今次讨论的议题多达一百零四项，其中不少是谈了又谈的老课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看，它们在联合国中所应该继续坚持争取的

目标，还是应集中于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统治。第三世界的国家，特别是从殖民地手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国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把结束殖民地统治和种族隔离政策视为当前的急务，并且联合所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同情弱小民族的国家，向殖民主义的残余政权宣战。联合国现在应重新考虑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所采取的有限度作为，通过更加强硬的决议案对于冥顽不悟的政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联合国所应考虑

的，必须是有效的制裁。

合众国际社说

不结盟国家将在大多数问题上左右联大进程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九月二十七日电】强大的不结盟国家集团将于星期五开始在一九七三年的联合国大会使人们感到它的份量，它将提出辩论殖民主义问题的条件和扬言要提出一项动议驱逐西方支持的柬埔寨。

六十多个国家松散地联合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自称是不结盟的——意思是既不同西方大国结盟，也不同共产党国家结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上星期一在联大讲话时表示不同意它们的力量兴起。

不结盟国家在它们自己以外取得的支持极小的

情况下，将能在大多数问题上左右大会的进程。

今天，不结盟国家未经表决就强使大会反殖民主义委员会同意让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而不顾南非和葡萄牙人的反对。

【美联社联合国九月二十八日电】联合国大会关于殖民地委员会昨天决定邀请非洲各解放运动的七位领导人作为观察员列席有关葡萄牙领地，罗得西亚和西南非问题的辩论。

该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反殖特委会有关这方面的建议。

决议既没有提到各解

放运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但是提到由“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非洲殖民地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参加。

虽然一年前以七十九票对十三票作出过类似的但是不那么大张旗鼓的决定，该委员会昨天不经表决便通过了决定。但是南非，美国，英国和巴西发言反对这个决定。

南非的斯图尔德说联合国的权力正在消失。这引起了反殖特委会主席萨利姆(坦桑尼亚)的驳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容忍在我们中间有南非种族主义的政权”。

沃伦谈尼克松同新西兰总理柯克会谈情况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二十七日电】白宫(沃伦)九月二十七日新闻发布会：

柯克——同新西兰总理柯克的会谈历时一小时十五分钟，双方商定将竭力争取缔结一项双边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沃伦说，总统和总理今天一致同意在这项协定中要强调能源

发展的研究工作。他无法预言这项协定能够在多久之后签订。

沃伦说，两位领导人就当前世界局势和美国及新西兰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讨论世界局势时，他们强调了亚洲和太平洋的问题，表示欢迎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而呈现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以

及两国在使它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尼克松总统重申美国关心澳新美联盟，双方都期望个人之间和他们的政府之间进一步交换意见，以“通过在经济方面的进展和防止侵略”来谋求实现他们在“加强这个地区的稳定方面的共同利

冰岛总理说如英船舰在十月三日前不撤离有争议区冰将同英断交

【合众国际社雷克雅未克九月二十七日电】约翰内

松总理今天说，如果英国的护卫舰和渔船及拖船在十月三日以前不离开有争议的五十英里捕鱼区，冰岛将与英断绝外交关系。约翰内松说，在一次内阁会议以后，政府已决定，就象政府在九月十一日的会议上所通过的那样，如果英国的护卫舰和拖船在十月三日以前不离开五十英里的领海，冰岛将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鉴于政府作出这项决定，冰岛外交部长艾·阿古斯特森今晚乘飞机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形势。

这位外交部长说：“我们不是特别想要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如果英国政府在十月三日以

前不把它

【德新社哥本哈根九月二十七日电】如果下周冰岛与英国断交的话，冰岛将委托挪威来保护冰岛在英国的利益。

据报道，英国准备要求法国为它在雷克雅未克的利益承担同样的义务。

【美联社伦敦九月二十七日电】外交部今晚说，希思首相已建议停止英国和冰岛之间历时一年之久的“鳕鱼战”。

希思在给冰岛总理约翰内松的一封信件中建议在停战生效期间，英国和冰岛的炮舰都撤出有争议的五十英里捕鱼区。

外交部说，希思的信

是由英国驻雷克雅未克大使于昨天递交的。然而，在这以后冰岛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英国的军舰和拖船撤离冰岛海面附近的捕鱼区。外交部发言人说：“尽管冰岛政府今天作了这样的决定，英国的建议仍然有效。”他说希思建议“在这个捕鱼区停战，这样就可以阻止英国与冰岛的关系的恶化，并重新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

冰岛炮舰同英舰发生两次碰撞

【路透社雷克雅未克九月二十二日电】海岸警卫队司令部在这里声明说，英国护卫舰“林肯号”今天两次碰撞了冰岛巡逻舰“埃伊尔号”。

声明说，“埃伊尔号”尽了最大努力避免碰撞，但是英国的这艘护卫

舰，在回答问题时，沃伦说，在这次讨论中既没有提出太平洋无核区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总统访问新西兰的问题。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戴维斯)尼克松总统和新西兰总理柯克今天一致同意他们的国家应在研究和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在能源发展方面进行合作。

这是柯克自从去年十一月当选为总理以来第一次会见尼克松，他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正式访问。

这两位领导人还研究了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一致认为通过经济进展和防止侵略来增进东南亚的稳定是重要的。尼克松总统重申他对澳新美条约的重视，根据这个条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种防务联系。没有提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和新西兰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柯克是要求这个防务联盟降低姿态的领导人之一。

舰，一心想撞击人家，果然撞击成功了。“这两次都是有意的碰撞”。

去年九月关于把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予以扩大的决定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冰岛与英国的关系由于接连发生事件而不断恶化。

就阿格纽受贿事件尼克松分别同阿格纽理查森会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尼克松总统今天同副总统阿格纽和司法部长理查森分别举行了会谈，讨论了联邦对阿格纽关于在马里兰的政治上的受贿事件的调查问题。

副新闻秘书沃伦说，两个会议都是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幽静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并且都是总统要求举行的。

沃伦说，负责司法部刑事司工作的助理司法部长彼得森也参加了尼克松和理查森的会谈，这个会谈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沃伦说，这次会议之后，尼克松和阿格纽秘密地举行了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十五分钟。

尽管记者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沃伦一再表示不愿讨论在会议上所谈的情况的细节或尼克松为什么叫他们来进行会谈的原因。

沃伦说，尼克松把理查森和彼得森召来是“为了了解对正在进行的对副总统的调查的估计的。”

总统是在似乎对阿格纽的调查正在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召开这些会议的。

副总统的律师们正准备在巴尔的摩的美国地方法院采取行动，以设法停止对副总统的调查工作，理由是在根据宪法对他进行弹劾之前，无法对他提出起诉。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二十六日电】白宫(沃伦)九月二十六日的新闻发布会：

阿格纽——总统没有鼓励或施加压力，让副总统在对付关于阿格纽在马里兰州的活动的调查行动方面采取任何特定的作法。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应由阿格纽先生决定他希望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沃伦指出，这是符合阿格纽自己的愿望的。

在他们九月二十五日的讨论中，总统和副总统讨论了向阿格纽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这包括辞职的选择。沃伦坚持说，既没有要求他辞职，他也没有提出辞职。沃伦说，副总统的职务和责任仍然没有变，其中包括他在总统继承方面的地位。沃伦否认阿格纽先生和尼克松先生之间有任何关系紧张的情况。

日《朝日新闻》专刊报道大平谈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周年

《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采访大平外相》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二十二日在《日中复交一周年专刊》栏中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本社政治部长桑田采访大平外相》，摘要如下：

桑田：去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由中政权重要的抉择。回顾这一年日本的外交，当然，我认为这一抉择没有错。请从这方面开始谈谈。

外相：日中复交以后，国内一方面有人批评说正常化是否过早了，也就是说可能是只图快不求好。相反也有人评价说，失之过迟了。外交就是在应该办的时候就办的事，但是照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一年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当时不办而等另外的好机会再办，就不能办得这样称心了。因此，在那个时候搞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后悔。我的心情是不能不为此感到满意。总之，我为没有给内政外交带来不好的结局而感到幸运。

桑田：有这种意见的事实是否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日本外交有了和过去不同的具体变化呢，也就是说产生了什么得失吗？

外相：如果说恢复了日中邦交，外交上就因此而受约束，可以说没有。我觉得美国是欢迎的，苏联也大体上理解。欧洲各国也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只是亚洲国家虽然表示理解，却有一些担心，日中和解将来会以什么姿态来影响我们呢？然而这种担心可以由今后日中关系的状况和两国的亚洲外交的作法来消除。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各国的担心也会冲淡。

日台关系是不得不切断外交关系了，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措施。

桑田：看了中国十大的政治报告，一方面高度评价对日，对美外交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苏指责仍然尖锐。日本不仅仅有日中关系，姑且不说对美国，对苏联外交也必须加以推进。但是也不能不考虑中苏对立。按这样的情况，你怎样考虑今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

外相：所谓外交就是交际，所以不管在哪里，都必须同样的交际。不是说因为那是苏联就那样交际，这是中国就这样交际。而且不只是当事国，第三国也能理解的事，应办的就办，不应办的就不办。对日中邦交正常化，苏联公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也许担心背后可能有什么诺言。我则断然坚持，日本外交光明正大，对内对外都不搞秘密。日中关系按照已经宣布的日中联合声明办事，我想逐渐会理解我们的。

桑田：然而有这样的课题：中国方面当前对日本协助开发西伯利亚资源抱有警惕。

外相：也必须使中国了解，日苏外交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可是，外交谈判的过程，任何国家都是约定保密的。然而，谈判的成果，却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告诉国民。外交谈判过程的秘密，经过一定的年限，也是要公开的。

桑田：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估计如何？

外相：和平友好条约还没有着手。然而我想必须逐步地进行研究。

目前必须签订航空，贸易，渔业，海运等实务协定。并不是打算等到这些都办完之后才办和平友好条约，而是想在这些实务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开始加以研究。

桑田：日本将来的亚洲政策不能撇开中国来考虑。因此，今后中国采取怎样的国内外路线，对日本的外交是重要的问题。你认为这个问题如何？

外相：中国加强现实的考虑是确实的。中国已改变为，不是在联合国另立第二个联合国。既然也已进入了联合国，将在现在的世界结构中主张应该主张的事。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是特别先进，经济也不是完全充实了。但是，中国的影响力不是非常大吗？我看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那么辽阔的土地，那么优秀的民族，因而具有政治力量。用它的巨大力量，不仅改造国家，而且还要改造人，我感到是已经进入了以此为目标的伟大试验。估量它的未来，则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

桑田：今后如何同这样的中国交往呢？今后的日中关系应是怎样的呢？

外相：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尊重礼节，只能是站在保持永恒的友好关系的立场上，应时对待。日中之间有黑暗的过去，不能因为在形式上已经清算了，就可以忘记过去。因为有黑暗的过去，就要更加小心地走路，一定不能脱离轨道。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报》九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题为《一个不可扭转的事实》的评论，摘要如下：

几内亚（比绍）人民自由选举的全国人民议会刚刚宣布建立主权国家。这个人们盼望已久的历史事件是反对最反动的殖民主义的十二年武装斗争的结果。在十二年中，尽管条件困难，但是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人民武装力量解放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凡是到过解放区的人都一致得出结论：“宣布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认为在今年二月暗杀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领导人和创始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就能阻止这个不可避免的进程和使自由战士士气涣散。但是里斯本的谋士们却忘记了在他们还称之为“海外领地”的地方，革命主要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正如莫三鼻给解放阵线领导人蒙德拉内的牺牲不但没有刹住莫三鼻给的革命，反而恰恰相反。

的确，葡萄牙军队仍还占领着几内亚（比绍）的一部分。但它仅仅处于守势，只限于对主权地区和非武装居民进行越来越少的空中“出击”，它在进行一场近似美国人在越南进行的那样一种侵略战争。甚至连一名前几内亚（比绍）总督也公开承认，要在这个国家维持一支葡萄牙远征军实在是一件代价昂贵的维持威望的行动。因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继续）存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里斯本政权在它的军队还没有遭到更丢人的失败和彻底崩溃之前，应该接受事实和得出结论，承认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的主权。几内亚（比绍）全国人民议会的不可扭转的决定将在非洲和全世界产生一种肯定的影响。这一决定使几内亚（比绍）人民能够在各主权国家中占有他们的合法位置，并能够加强非洲的影响。

这个新的榜样向世界提醒一切最残酷和最现代化的战争机器都不能战胜人民的意志，就象它并没有能够战胜成功地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越南人民一样。

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人民的光辉胜利无疑地是对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鼓舞的源泉，而且它必将削弱和涣散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殖民主义势力。

今天，新独立的国家不仅要保卫它的果实，而且还要完全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解放。再一次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自由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值得钦佩的。

葡萄牙称几内亚（比绍）

宣布成立共和国是“宣传伎俩”

【路透社里斯本九月二十六日电】葡萄牙政府官员们今天嘲笑有关一游击队运动已宣布西非葡属几内亚一比绍独立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认为这是“只是一种宣传伎俩”。他说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没有控制这块领土的任何地方。这位葡萄牙发言人说，从另一国领土宣布独立是不可能的。

【美联社联合国九月二十六日电】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葡萄牙代表团的发言人今天称葡属几内亚独立的反叛宣言是“虚构的”。发言人桑托斯对记者说，葡萄牙控制着西非这个部分的全部地区，而叛乱分子一点没有控制这个地区，因此，他们“实际上没有可能在这个省的范围内建立一个首都或任何政府机构”。

并且说，“这是巴基斯坦的巨大收获。现在要由巴基斯坦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来保卫它的完整和统一了。”

布托对“那些可能会提出严厉的警告说：‘他们应当记住上次一九七一年反对巴基斯坦的阴谋所以能得逞是由于特殊的机缘凑合而造成的，这些机缘使得那次阴谋有可能成功。这样的机缘再也不会出现了。’”

人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将来仍会这样。”他说，他同以前历届巴基斯坦总统和总理不一样，他是第一个到美国去同美国总统会谈将成为两国友谊的基础的基本原则的。

【美联社卡拉奇九月二十七日电】布托特别提到了尼克松总统所说巴基斯坦的完整和统一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句话，

十五名战俘无限期地扣押下去。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做出保证放弃审判计划以换取巴基斯坦的承认，那么，这个地区正常化的车轮就能够转动起来。

因而，孟加拉国和中国之间显然不存在敌视的基础。如果说有的话，那是存在于我国内外的反华分子的想象之中。

然而事实仍然是：关于中国反对孟加拉国的神话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给政府及其所谓的盟友一个方便的借口来欺负我国不追随现政府及其护卫者的进步分子。总理本人提出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会议再次使用否决权，这样就确立了这种趋势。但是就人民而言，他们已看穿了这把戏。

资格。如果说安理会或不结盟国家作出了有利于孟加拉国的决议的话，同一个安理会和最大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大会也作出了毫不含糊地把释放巴基斯坦战俘这个先决条件强加于我国的决议。

印巴德里协定可以看作是朝着履行这个先决条件迈出的第一步。中国也是这样地称赞它的。然而，这项协定还尚待完成。

因而一切都取决于孟加拉国的态度，单单它能够实现或破坏次大陆局势缓和。德里协定已无可挽回地毁掉了审判计划。然而，如果孟加拉国的监护者希望的话，它能够造成巨大的灾祸。譬如说，可以借口巴基斯坦继续不承认孟加拉国而把一百九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九月二十七日电】布托总理今天说，只要巴基斯坦有美国作朋友，任何反对这个国家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布托是在从美国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访问以后回国时在伊斯兰堡机场上对欢呼的群众说这番话的，他心目中指的是孟加拉国和印度合作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战争中强行使东巴基斯坦独立这件事。他站在装饰着旗子的

布托总理回到伊斯兰堡

台子上对群众说，尼克松总统宣布“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完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句话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布托向群众保证同美国的友谊“决不会对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友谊产生不利的影响”。

他说：“我们同俄国的关系非常好，还会继续改善。”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

达文卡
《假日》周刊
《权术和恐华症》

说孟加拉当局不应在巴孟和中孟关系上被「朋友」引入歧途

【本刊讯】达卡出版的《假日》周刊九月十六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写的文章，题为《权术和恐华症》，摘要如下：

总理从阿尔及尔回来时谈的关于孟加拉国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期间加入联合国的话，充其量只能看作是要在我国又一次掀起反华宣传的一个信号。

听起来总理对不结盟首脑会议的结果似乎是很满意的。但是这种乐观情绪的下面有一股悲观的暗流，任何人都不能注意到。实际上，他的话流露出他的一种担心：尽管阿尔及尔首脑会议的一致推荐，我国进入联合国并不是马上可能实现的事。

在达卡机场的记者不用费多大的劲就可以了解到，在下届联合国会议期间中国还可能是麻烦的根源。现在人们都知道：对于独立后不久中国作出的进行贸易接触表示，达卡奉我们的“恩人”的命令加以拒绝了。今年早些时候，罗马尼亚要使（中，孟）两国修好的斡旋努力也遭到人民联盟政府的冷眼拒绝。

我国总理在谈到不结盟国家一致支持孟加拉国取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时，他是纯粹在玩弄权术。因为他知道去年十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四个是投票赞成孟加拉国加入的。比起刚刚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得到的支持来，这个支持要更有力。但是面对中国的否决权，甚至这个支持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谨希望提醒他不要被他的所谓的朋友引入歧途，从而在以后召开的联大会议上浪费掉这种一致的支持。他作为一种折衷方案而接受的东西证实中国的立场是对的：孟加拉国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必须取决于对巴基斯坦战俘的释放和遣返。

任何人——甚至连中国人都不能否认总理的上述论点，即：孟加拉国完全有权利被接纳进入这个世界机构。但是它必须做一两件事来使得它取得这种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而不是俄国——是怎样赢得珍宝岛之战的》，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上周自蒙古来的报道说，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再度出现紧张局势。战斗实际上是一九六九年在乌苏里江上爆发的，但传到外部世界的只是一些混乱的报道。研究边界争议问题的专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第一个访问了出事地点的西方人，他从参加过战斗的中国人那里获得了详细情况的讲述。他同最先感觉到苏联好战威胁的渔民们和中国军队都谈了话。下面是他的报道。

从乌苏里江宽阔的河流上看过去，在最初的一瞥中，珍宝岛不象一个岛。这儿的河流宽四百码左右。乘着一艘中国巡逻艇从上游接近珍宝岛的时候，起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岛屿同浅滩和沼泽地区别开来，岛上有少数几棵树木，看起来芳草萋萋，但未经过管理。珍宝岛位于河流的一个拐弯处，由于河流冲击着河岸，一道河湾便延伸开来，并与主航道相连结，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岛——一个战斗场地。

莫斯科认为这个岛是苏联领土，不可侵犯。俄国人曾宣称，四年前，他们上次在这里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把中国人赶回到了他们的河岸上。从那时起，几乎普遍认为俄国的军队在控制着这个岛。但当我们的巡逻艇拐进河湾并向珍宝岛的堤岸开去的时候，迎接我上岸的是那些穿着人民解放军绿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

来到岛上以后，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对这只有英里多长，三分之一英里宽的一小块土地属于谁的问题要去计较一番。当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个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水淹没。甚至在盛夏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那儿——这个岛的大部分便成一片沼泽。由于岛上的昆虫很凶恶，从正午往后，守卫这个岛的小支边防军便戴上防蜂罩。

但在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成了俄国和中国巨大的

伯专恩稿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七日刊登《多伦多环球邮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的专稿，标题是《邮箱失踪的事件：中苏争吵的顶峰》，摘要如下：

在北京人人都在谈论邮箱失踪的事件。

据愤怒的官员们讲这个事件时说，这个邮箱是在半夜时被乘坐一辆挂有苏联使馆牌照的汽车的两个人拿走的。

据说，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其言外之意是，苏联人想要预先知道代表大会将何时召开和要干什么。

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磋商之后否认了这个指责。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定是无聊的人编造的荒唐故事。”

使大部分外交官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种指责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竟然提出了这种指责这个事实。人们认为这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关系近来达到了低潮。邮箱事件是紧接在两国首都间的宣传战愈演愈烈之后发生的，把两国间的争吵提高到了自一九六九年春季边界冲突以来最激烈的程度。

就信箱问题而论，对苏联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显然就是声称目击了这个事情的、中国旁观者提供的报告。照官员们的说法，这些旁观者看到一辆汽车在深夜开到信箱那里，车里出来两个人，他们走上去用一把锤子把这个信箱撬下来，把它塞进汽车里，然后就开车跑了。这些旁观者记下了这辆车子的牌号，后根据这个牌号追查它是苏联大使馆的汽车。

最近提出的另一个指责是，苏联人员常常跑到餐馆和其它公共场所，自称是加拿大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以图同中国公民交谈。

苏联人员曾同这里的其他外国人交涉，企图让这些外国人替他们弄到苏联大使馆本来无法得到的情报。这种做法中也许最卑鄙露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去年年底。驻北京的一位苏联代表要求一位西方记者为大使馆搜集有关中国航空公司的材料，交换条件就是他已买好的一张乘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飞机回欧洲去的减价飞机票。这位记者拒绝合作，并且要求把票钱还给他，后来他得到了这票钱。

中国人当时得知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能是因为缺少证据，也可能是因为在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中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意外。

英报刊登马克斯韦尔访问珍宝岛的文章

《中国——而不是俄国——怎样赢得珍宝岛之战》

冲突中交战的地点，因此，在这个小岛和它周围的冰地上发生的两起小规模，激烈的战斗远远不只是两起冲突，而是一个国家的决心的检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仍将可能看来是可怕的中苏战争的初期交锋。

对一个在东部边界中国一方旅行的人来说，苏联的军事力量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在那些中国人拥有的只不过是些没有武装戒备的小汽艇的河流上，俄国人巡逻用的是漂亮的炮艇，这种炮艇的首尾装有大炮，船的中部装有火箭发射台；直升飞机在苏联河岸上往往是木头的了望台和边防军总部之间往返联系。在漫长的冬天，当河流坚冰封冻的时候，装甲车和载有武装人员的车辆便担负起了巡逻的任务。

可以完全看到坦克的活动

在东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对面的遥远北方的满洲里附近的几段陆地边境上，俄国的装甲部队明显可见。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日记簿和北京提出的外交抗议，我所看到的零星的坦克（有的在老远的地方掘壕据守，有的在草地上慢悠悠驶过），经常由他们的部队中的其余的坦克参加进来，此外还在中国人可以清楚看得见的地方举行营级，或者是至团级的装甲演习。

自从柯西金一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安排停火以来，在东部边境上没有发生过射击事件，但是局势并不是平静的。双方警惕地进行巡逻，密切地注意着对方。在各条大河上偶而有民用船只往来，充其量这种往来是适当的，但是没有象人们记忆犹新的战后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那种友好的挥手和欢呼。

从中国方面看来，这些边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在上个世纪中期，在英国用鸦片战争踢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并使它显得奄奄一息和毫无防备之后，俄国人重新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扩张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把他们引进了亚洲，现在又转向南部了。

他们割据了西面的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东面的大海之间的全部领土，并且使得直到那时还是作为中国内河的河流变成了新的边界。中国默认了这种领土的割据，并用条约使之合法化。北京现在称这种条约是“不平等”的（那就是说强加的），只有苏联历史学家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中国人是遵守条约的，他们抱怨说，事实上，正是俄国人在实践中试图躲避或歪曲边界条约的条款。

当我在七月份乘中国汽艇前往珍宝岛的时候，汽艇直向河的中间驶过去。驾驶汽艇的年轻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然后沿着河的中间向岛屿南端驶去。他的航线是遵循河流当中的主航道。中国人认为，这条主航道沿着它的最深的部分构成两个邻国之间的实际分界线。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只规定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构成边界。中国人从这一点出发争辩说，按照国际法，河流主航道中心线构成明确的分界线，两国都享有在河上的平等权利。

主航道中心线原则还决定了对河中诸岛的所有权

蒋经国在伪立法院会议上作“口头施政报告”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立法院第五十二会期第一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开会，行政院长蒋经国率同副院长徐庆钟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并答复质询。

在进行报告事项后，行政院长蒋经国作口头施政报告，他曾分析当前的世局，大陆共情及我复兴基地上的各项措施，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坚定表示：中华民国面对当前世局的巨变和错乱，以及自由世界的姑息潮流，不仅有其冷静和深刻的判断与认识，尤其是正在坚定的，沉着的面

对现实。

蒋院长是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当前的世局，由于一面彼此的冲突和攻击，一面又相互的利用和拉拢，造成了空前的巨变和错乱。自由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许多国家幻想于与共产国家和解，妥协，甚至不惜退却和让步，形成一股明和暗的姑息潮流。

蒋院长表示：基于革命反共的精诚和定见，基于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我们有我们的自处之道，不论世局如何多变，我们凭着足力与信心，将始终执着我们的理想，开拓自己的道路。

问题（沿着主航道中心线来决定），毫无疑问，这样，就会使珍宝岛和我在边界河流中看到的其他有争议岛屿归属中国：主航道就是河中间最宽的一条河道，从珍宝岛到苏联河岸为四百码；而从珍宝岛到中国河岸只有一百码，这条航道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水流。

但是苏联否认主航道中心线原则适用于这些河流。据莫斯科说，一八六一年，该条约附有的一张地图把实际分界线划在河水碰到中国河岸的地方，这样苏联就有权独占整个河流了。

不受挑动

直到一九六七年为止，俄国人不曾企图行使他们声称根据该项条约——或者根据该项条约所附的一张从未公布过的地图——所应有的权利。一九六七年夏季，他们开始试图迫使中国人退到河对岸。

我花了几小时的时间同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一带的中国渔民和边防战士谈了话。从这些谈话中听到了前后一致地，有条理地描述苏联不断加紧施加压力的情形：开始是劝说，进而是推撞，然后是拳打脚踢，再用棍棒打，最后杀人。一九六八年初的冬季，俄国人在珍宝岛下游几英里远的冰上开着装甲车冲压渔民，压死四人。

北京给这两条河沿岸的人员的命令是，避免使用暴力，不受挑动。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冬天，俄国人开始袭击在河上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企图不让他们接近这些岛屿。

现任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副指挥员的孙玉国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他指挥的一次巡逻，当时他是当地边防站长。他巡逻时，带了约三十个人，从冰上走向珍宝岛，一辆俄国吉普车拦住他们，一个军官要他们回到中国岸边。孙玉国说，“我们试图同他们讲理。他们越过了主航道，我们要他们离开我们的领土”。于是，俄国人开来了几辆卡车的援兵，用枪托，棍棒打中国人，放警犬咬他们，把他们从河中的冰上赶走。

象靶子一样竖起来

中国人向珍宝岛退却，俄国紧追，并且狠狠地殴打中国人，而有些俄国人则进入发射阵地，以防中国人开枪还击。（据中国人说，他们的边防部队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奉命不得开枪，除非对方先开枪他们才开枪自卫；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发动反攻，除非对方蓄意开枪造成伤害。）

那时，所有中国人都被打伤了，其中九人失去知觉，或者手足被打断而成了残废，他们大部分武器被抢走了。孙下令退到中国河岸，有九名无法行动的人只好留在该岛上。俄国人就把他们埋在雪里，或者把他们象靶子一样地靠着树上。孙玉国说，“他们非常残忍”。过了一会儿，俄国人让两个中国人回去收容这些伤员。“有些人不得不爬着回来”，俄国人叫他们走的时候，还警告说，如果他们试图再次巡逻珍宝岛的话，就要向他们开火。

在这之后，孙的避免冲突的命令没有变，他命令他的边防战士跟俄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当人数上大大占优势的俄国军队逼近时，就以必要的速度退却。

（待续）

国的盟友关系。

对其他各国的关系，无论从官方或民间的，形式或实质的，有邦交或无邦交的，直接或间接的，都将通过各种途径，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悉力进行，来粉碎中共的任何恶毒阴谋。

蒋院长在结论中强调：当前世局诚然晦暗不明，大气中布满着的姑息阴霾还未消散，我们国家处境也可能再受更多的冲击，但是从大处，远处着眼，我们对反共复国的前途满怀着乐观和希望，也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在立法院重复强调：中华民国政府抱着反共必胜的信心，奋斗到底，决不中共作任何谈判！

同时尽力推展双边及多边关系，加强中美两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而不是俄国——是怎样赢得珍宝岛之战的》，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上周自蒙古来的报道说，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再度出现紧张局势。战斗实际上是一九六九年在乌苏里江上爆发的，但传到外部世界的只是一些混乱的报道。研究边界争议问题的专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第一个访问了出事地点的西方人，他从参加过战斗的中国人那里获得了详细情况的讲述。他同最先感觉到苏联好战威胁的渔民们和中国军队都谈了话。下面是他的报道。

从乌苏里江宽阔的河流上看过去，在最初的一瞥中，珍宝岛不象一个岛。这儿的河流宽四百码左右。乘着一艘中国巡逻艇从上游接近珍宝岛的时候，起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岛屿同浅滩和沼泽地区别开来，岛上有少数几棵树木，看起来芳草萋萋，但未经过管理。珍宝岛位于河流的一个拐弯处，由于河流冲击着河岸，一道河湾便延伸开来，并与主航道相连结，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岛——一个战斗场地。

莫斯科认为这个岛是苏联领土，不可侵犯。俄国人曾宣称，四年前，他们上次在这里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把中国人赶回到了他们的河岸上。从那时起，几乎普遍认为俄国的军队在控制着这个岛。但当我们的巡逻艇拐进河湾并向珍宝岛的堤岸开去的时候，迎接我上岸的是那些穿着人民解放军绿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

来到岛上以后，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对这只有英里多长，三分之一英里宽的一小块土地属于谁的问题要去计较一番。当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个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水淹没。甚至在盛夏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那儿——这个岛的大部分便成一片沼泽。由于岛上的昆虫很凶恶，从正午往后，守卫这个岛的小支边防军便戴上防蜂罩。

但在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成了俄国和中国巨大的

伯专恩稿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七日刊登《多伦多环球邮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的专稿，标题是《邮箱失踪的事件：中苏争吵的顶峰》，摘要如下：

在北京人人都在谈论邮箱失踪的事件。

据愤怒的官员们讲这个事件时说，这个邮箱是在半夜时被乘坐一辆挂有苏联使馆牌照的汽车的两个中国人拿走的。

据说，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其言外之意是，苏联人想要预先知道代表大会将何时召开和要干什么。

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磋商之后否认了这个指责。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定是无聊的人编造的荒唐故事。”

使大部分外交官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种指责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竟然提出了这种指责这个事实。人们认为这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关系近来达到了低潮。邮箱事件是紧接在两国首都间的宣传战愈演愈烈之后发生的，把两国间的争吵提高到了自一九六九年春季边界冲突以来最激烈的程度。

就信箱问题而论，对苏联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显然就是声称目击了这个事情的中国人旁观者提供的报告。照官员们的说法，这些旁观者看到一辆汽车在深夜开到信箱那里，车里出来两个人，他们走上去用一把锤子把这个信箱撬下来，把它塞进汽车里，然后就开车跑了。这些旁观者记下了这辆车子的牌号，后根据这个牌号追查它是苏联大使馆的汽车。

最近提出的另一个指责是，苏联人员常常跑到餐馆和其它公共场所，自称是加拿大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以图同中国公民交谈。

苏联人员曾同这里的其他外国人交涉，企图让这些外国人替他们弄到苏联大使馆本来无法得到的情报。这种做法中也许最卑鄙露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去年年底。驻北京的一位苏联代表要求一位西方记者为大使馆搜集有关中国航空公司的材料，交换条件就是他已买好的一张乘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飞机回欧洲去的减价飞机票。这位记者拒绝合作，并且要求把票钱还给他，后来他得到了这票钱。

中国人当时得知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能是因为缺少证据，也可能是因为在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中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意外。

英报刊登马克斯韦尔访问珍宝岛的文章

《中国——而不是俄国——怎样赢得珍宝岛之战》

冲突中交战的地点，因此，在这个小岛和它周围的冰地上发生的两起小规模，激烈的战斗远远不只是两起冲突，而是一个国家的决心的检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仍将可能看来是可怕的中苏战争的初期交锋。

对一个在东部边界中国一方旅行的人来说，苏联的军事力量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在那些中国人拥有的只不过是些没有武装戒备的小汽艇的河流上，俄国人巡逻用的是漂亮的炮艇，这种炮艇的首尾装有大炮，船的中部装有火箭发射台；直升飞机在苏联河岸上往往是木头的了望台和边防军总部之间往返联系。在漫长的冬天，当河流坚冰封冻的时候，装甲车和载有武装人员的车辆便担负起了巡逻的任务。

可以完全看到坦克的活动

在东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对面的遥远北方的满洲里附近的几段陆地边境上，俄国的装甲部队明显可见。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日记簿和北京提出的外交抗议，我所看到的零星的坦克（有的在老远的地方掘壕据守，有的在草地上慢悠悠驶过），经常由他们的部队中的其余的坦克参加进来，此外还在中国人可以清楚看得见的地方举行营级，或者是至团级的装甲演习。

自从柯西金一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安排停火以来，在东部边境上没有发生过射击事件，但是局势并不是平静的。双方警惕地进行巡逻，密切地注意着对方。在各条大河上偶而有民用船只往来，充其量这种往来是适当的，但是没有象人们记忆犹新的战后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那种友好的挥手和欢呼。

从中国方面看来，这些边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在上个世纪中期，在英国用鸦片战争踢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并使它显得奄奄一息和毫无防备之后，俄国人重新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扩张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把他们引进了亚洲，现在又转向南部了。

他们割据了西面的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东面的大海之间的全部领土，并且使得直到那时还是作为中国内河的河流变成了新的边界。中国默认了这种领土的割据，并用条约使之合法化。北京现在称这种条约是“不平等”的（那就是说强加的），只有苏联历史学家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中国人是遵守条约的，他们抱怨说，事实上，正是俄国人在实践中试图躲避或歪曲边界条约的条款。

当我在七月份乘中国汽艇前往珍宝岛的时候，汽艇直向河的中间驶过去。驾驶汽艇的年轻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然后沿着河的中间向岛屿南端驶去。他的航线是遵循河流当中的主航道。中国人认为，这条主航道沿着它的最深的部分构成两个邻国之间的实际分界线。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只规定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构成边界。中国人从这一点出发争辩说，按照国际法，河流主航道中心线构成明确的分界线，两国都享有在河上的平等权利。

主航道中心线原则还决定了对河中诸岛的所有权

蒋经国在伪立法院会议上作“口头施政报告”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立法院第五十二会期第一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开会，行政院长蒋经国率同副院长徐庆钟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并答复质询。

在进行报告事项后，行政院长蒋经国作口头施政报告，他曾分析当前的世局，大陆共情及我复兴基地上的各项措施，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坚定表示：中华民国面对当前世局的巨变和错乱，以及自由世界的姑息潮流，不仅有其冷静和深刻的判断与认识，尤其是正在坚定的，沉着的面

对现实。

蒋院长是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当前的世局，由于一面彼此的冲突和攻击，一面又相互的利用和拉拢，造成了空前的巨变和错乱。自由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许多国家幻想于与共产国家和解，妥协，甚至不惜退却和让步，形成一股明和暗的姑息潮流。

蒋院长表示：基于革命反共的精诚和定见，基于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我们有我们的自处之道，不论世局如何多变，我们凭着足力与信心，将始终执着我们的理想，开拓自己的道路。

问题（沿着主航道中心线来决定），毫无疑问，这样，就会使珍宝岛和我在边界河流中看到的其他有争议岛屿归属中国：主航道就是河中间最宽的一条河道，从珍宝岛到苏联河岸为四百码；而从珍宝岛到中国河岸只有一百码，这条航道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水流。

但是苏联否认主航道中心线原则适用于这些河流。据莫斯科说，一八六一年，该条约附有的一张地图把实际分界线划在河水碰到中国河岸的地方，这样苏联就有权独占整个河流了。

不受挑动

直到一九六七年为止，俄国人不曾企图行使他们声称根据该项条约——或者根据该项条约所附的一张从未公布过的地图——所应有的权利。一九六七年夏季，他们开始试图迫使中国人退到河对岸。

我花了几小时的时间同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一带的中国渔民和边防战士谈了话。从这些谈话中听到了前后一致地，有条理地描述苏联不断加紧施加压力的情形：开始是劝说，进而是推撞，然后是拳打脚踢，再用棍棒打，最后杀人。一九六八年初的冬季，俄国人在珍宝岛下游几英里远的冰上开着装甲车冲压渔民，压死四人。

北京给这两条河沿岸的人员的命令是，避免使用暴力，不受挑动。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冬天，俄国人开始袭击在河上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企图不让他们接近这些岛屿。

现任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副指挥员的孙玉国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他指挥的一次巡逻，当时他是当地边防站长。他巡逻时，带了约三十个人，从冰上走向珍宝岛，一辆俄国吉普车拦住他们，一个军官要他们回到中国岸边。孙玉国说，“我们试图同他们讲理。他们越过了主航道，我们要他们离开我们的领土”。于是，俄国人开来了几辆卡车的援兵，用枪托，棍棒打中国人，放警犬咬他们，把他们从河中的冰上赶走。

象靶子一样竖起来

中国人向珍宝岛退却，俄国紧追，并且狠狠地殴打中国人，而有些俄国人则进入发射阵地，以防中国人开枪还击。（据中国人说，他们的边防部队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奉命不得开枪，除非对方先开枪他们才开枪自卫；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发动反攻，除非对方蓄意开枪造成伤害。）

那时，所有中国人都被打伤了，其中九人失去知觉，或者手足被打断而成了残废，他们大部分武器被抢走了。孙下令退到中国河岸，有九名无法行动的人只好留在该岛上。俄国人就把他们埋在雪里，或者把他们象靶子一样地靠着树上。孙玉国说，“他们非常残忍”。过了一会儿，俄国人让两个中国人回去收容这些伤员。“有些人不得不爬着回来”，俄国人叫他们走的时候，还警告说，如果他们试图再次巡逻珍宝岛的话，就要向他们开火。

在这之后，孙的避免冲突的命令没有变，他命令他的边防战士跟俄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当人数上大大占优势的俄国军队逼近时，就以必要的速度退却。

（待续）

国的盟友关系。

对其他各国的关系，无论从官方或民间的，形式或实质的，有邦交或无邦交的，直接或间接的，都将通过各种途径，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悉力进行，来粉碎中共的任何恶毒阴谋。

蒋院长在结论中强调：当前世局诚然晦暗不明，大气中布满着的姑息阴霾还未消散，我们国家处境也可能再受更多的冲击，但是从大处，远处着眼，我们对反共复国的前途满怀着乐观和希望，也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在立法院重复强调：中华民国政府抱着反共必胜的信心，奋斗到底，决不中共作任何谈判！

同时尽力推展双边及多边关系，加强中美两